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萬葉龍全集

墨憨齋定本傳奇（下）

魏同賢
主編

馬夢龍全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12

目 錄

墨憨齋重定新灌園傳奇	一
墨憨齋詳定酒家傭傳奇	七
墨憨齋重定女丈夫傳奇	一七
墨憨齋重定量江記	一八
墨憨齋新訂精忠旗傳奇	二五
墨憨齋重定雙雄記傳奇	三五
墨憨齋訂定萬事足傳奇	五五
墨憨齋重定夢磊記傳奇	六九
墨憨齋新定灑雪堂傳奇	八九
墨憨齋重定西樓楚江情傳奇	九三
墨憨齋重定三會親風流夢傳奇	一〇四三
墨憨齋重定邯鄲夢傳奇	一七

墨憨齋訂定人獸關傳奇.....[二七三]
墨憨齋重定永圓圓傳奇.....[三七一]

附錄 以下四本原無，據有關著錄增入，以爲參考

殺狗記.....[一四六]
滑稽館新編三報恩傳奇.....[一五六]
一笠菴新編一捧雪傳奇.....[一六五]
一笠菴新編占花魁傳奇.....[一七四九]

原叙

陳眉公曰：自《西樓記》出，海人達官文士，治兒遊女，以至京都咸里、旗亭郵驛之間，往往抄寫傳誦，演唱殆遍。想望西樓中美少年風流眉目，而不知出於金闕袁白賓氏也。白賓氏俠骨才情，天賦無兩。其遊戲調笑，雖單調片語，可附世說。西樓其有爲，爲之極幻極怪，極艷極香，讀其可以想其人矣。夫天上無雲霞，則人間無才子；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才而不能俠，則曲士鄙儒；俠而不能才，則悍夫老革。兩者兼之，如雲霞之黻黼河漢，雷霆之鏗訇乾坤。使一切聞且見者，掃除愁風苦雨之淒涼，解脫埋雲罨霧之迷塞。此天上不常有，而人間不可無也。世人與之莊語，輒垂首欲睡。間雜以嘲弄諧謔、曼歌長謡，不覺全副精神轉入聲聞酒。知見香中，東方生用之大隱，端師子政黃牛用之說法，蘇長公用之行文，而徐文長用之演《四聲猿》，湯臨川用之演《四夢》，皆古今才子俠客之大總持也，而又何疑於白賓氏？

陳繼儒

叙

此記模情布局，種種化腐爲新。《訓子》嚴於《繡襦》，《錯夢》幻於《草橋》，即考試最平淡，亦借以翻無窮情案，令人可笑可泣。但有幾處未妥，必當竄定者。胥長公一世大俠，於謀一婦人何有，乃計無復之，而出此棄妾之下策，豈惟忍心哉？其伎倆亦拙甚矣！長公與叔夜素昧平生，戀妓亦無關大事，何必相爲乃爾！池、趙二生即與叔夜有隙，亦何至謀刺，且旅店逢俠而遂委腹心乎？此又事之萬萬不然者也。合通記觀之，不過欲描佳人才子相慕之情而已，忽而殺一妾，忽而殺兩生，多情者將戒心焉。余不得不爲醫此大創。《看梅》折便出洪寶，既便收科，又伏池生故人之案。至《易姬》折，竟用洪寶兩全其美。池公子即此了局，葛藤盡去。……觀劇須於閑處着眼，《買駿》一折，似冷。而梅花衚衕之有寓，馬之能致千里，叔夜貞侯之才名，色色點破，爲後來張本，此最要緊關目。……趙不將但不合人情耳，其罪不至絕交。末折勸婚修好，稍仿樂道德收科，然必如此結局，方是一團和氣。

據《曲海總目提要》卷九引錄

目上

家門大意（九三九）
挾妓探梅（九四九）
不將獻讒（九六三）
空緘起疑（九七五）
父子赴任（九六六）

觀燈感歎（九四〇）
妓館懷箋（九五三）
門公夜阻（九六六）
錦帆空泊（九七八）
書館離魂（九六九）

西樓言志（九三三）
改詞銜恨（九五八）
引僕逐妓（九九九）
村郎賺配（九六〇）
守節拒逼（九九一）

于公訓子（九四六）
西樓訂盟（九五九）
素微寄柬（九七一）
良朋集艷（九六三）
病中錯夢（九九三）

目下

歌筵買駿（九九九）
旅中逢俠（一〇〇九）
橫塘載月（一〇一九）
妓館報捷（一〇三〇）

舟中虛計（一〇〇一）
村巫譁房（一〇一三）
用計易姬（一〇二一）
俠客傳音（一〇三三）

素微矢節（一〇〇〇）
情郎泣試（一〇一五）
歸途自嘆（一〇三五）
京國重逢（一〇三五）

錢席虛傳（一〇〇八）
貞姬假諾（一〇一八）
護姬北上（一〇一八）
乘鸞佳慶（一〇三八）

墨憨齋重定西樓楚江情傳奇上

姑蘇袁白賓朔稿
同邑龍子猶重定

第一折 家門大意

〔末上〕

【臨江仙】白髮無根愁種就，勸君及早徜徉。風流節俠滿詞場。尊前顏似玉，燈下語如簧。試

看悲歡離合處，從教打動人腸。當筵誰者是周郎？縱思敲字句，無敢亂官商。〔如常問答介〕

【沁園春】穆氏子生，西樓曲意，兩逗情腸。奈庭幃起譜，禍因歌譜，拆散鸞鳳。寄跡錢塘，被奸掇賺，羨殺佳人節似霜。于叔夜鍾情特甚，一病幾亡。訛傳計報堪傷，穆氏聞之縊繡房。旅邸又驚，燕樓虛信，無心待榜，星夜走還鄉。豈俠士捐姬奪穆，送至京師遍覓郎。名駒贈，重逢舊玉，千載播詞場。

于叔夜死認鸞鳳配，胥長公撮合鴛鴦隊。

種愁根幾句楚江情，載癡緣一部《西樓記》

第一折 觀燈感歎

庚寅

〔生晉巾青圓領上〕

【南呂引·戀芳春】劍閃秋霜，硯飛寒雨，唾壺不叩長鳴。季子黃金雖盡，舌在堪憑。夢想秦臺鳳影，奈緣淺空餘愁病。還思省，何事蒼天？恁般虛付才情。風韻蕭疏，少年病多愁劇歎連連。荆山空有投瑜淚，漢木難期解珮緣。只索舉杯邀素月，漫勞搔首問青天。從來去路黑如漆，且聽時人笑眼前。于鵠，字叔夜，御史雪賓公之子，南畿解元也。技擅雕蟲，素重長安紙價；功耽刻鵠，曾分太乙藜輝。人說我二酉爲胸，長淮爲口。怎奈葉公有龍圖之好，涓人無駿骨之求。未得上國觀光，且向寒廬抱影。政是富貴在天終莫強，功名到手始爲真。不在話下。唉，只是一件，向爲父任隨行，母憂守制，雖成冠禮，未遂姻盟。我想婚姻乃百年大事，若得傾國之姿，永愜宜家之願。天那，你便剋減我功名壽算，也謝你不盡了。目下綠綺無絛，玄霜乏杵，如之奈何？唉，難道三生石上，半笑也沒有？或遲遲不同耳。今上元佳節，多少女子游翫，不免觀看週遭，萬一夙緣不期而會，也未可知。是真正情癡語，一部關目在此數句。或以此秉筆者自寫衷懷，殆妖譏乎！文弱何在？〔丑扮書童上〕掌管圖書府，遨游翰墨林。相公有何分付？〔生〕你與我換了衣服，

鎖著書房，隨我看燈去。〔丑〕恰纔李相公差人來，約相公住在家裏。要來同去看燈，〔生〕既如此，我進書房，你在門首少待。竹裏茶初沸，門前客未來。〔生暫下、末便服上〕

【臨江梅】【臨江仙】飲酒歌騷不愛醒，漫將花鳥推評。〔小淨便服上〕【一剪梅】紅樓十二盡留名，東院聞箏，西院聽笙。〔末〕小生李節，字貞侯。〔小淨〕自家趙祥，字不將。不將吉星，故以字祥。呀，貞侯兄何往？〔末〕欲訪于叔夜兄，□他看燈。〔小淨〕兄挈何如？〔末〕總是相知，同去便了。〔小淨〕行行去去，此間已是。有人麼？〔丑忙應介〕呀，兩位相公來了。相公有請。〔生便服上〕來了麼？〔見介〕政欲看燈，小廝說李年兄來約，不將兄不期而至，可稱勝游矣。〔末〕就此同行。〔生〕告茶。〔小淨〕沒心想喫茶了，快去。〔末〕不將兄請。〔小淨〕隨意走罷了。〔行介〕

【南呂・繡太平】〔生〕【繡帶兒】東風靜溶溶夜景。〔丑指介〕到處都是花燈，有趣。〔末〕遍紅樓掛綵燒燈。〔生〕多少龍銜寶樹，難上蓮花！〔小淨〕銅芝金藕參參音深。差。〔丑〕前面鰲山燈，造橋燈。〔生〕星橋火樹縱橫。〔醉太平〕〔末〕堪驚，平康數里耀人明。〔丑〕月起了。〔小淨〕更月上素暉相映。〔丑〕多少看燈的！〔生〕可誇游興。〔合〕看蒼筭竹馬，往來不定。〔小淨〕我每再到歌院裏走一走何如？〔生、末〕政有此興。〔丑〕趙相公，往那裏去？〔小淨〕轉彎西去，一帶都是高樓子。

【三解醒】此曲一名「學土解醒」。【三學士】〔生〕曲巷高樓疎樹影。〔末〕一路明璫翠釦，熟妖嬈也。〔小淨〕蜂黃蝶粉輕盈。寫裏如畫。〔丑〕那個姐姐開着簾看相公。〔生〕假看珠勒

垂紅袖。「丑」一個在那里插釵。「末」倦整金釵倚翠屏。「丑」什麼香？【解三醒】「生」幾陣香風吹醉醒。「丑」一陣烟。「末、小淨」這是蘭麝氤氳寶霧橫。「丑聽介」那壁扇嗚嗚的響。「生」春纖冷，想綠紗深處，小婦調笙。「小淨」且住，眼闊雖飽，腹內漸漸裏擗起來，怎麼處？不如向小爐買酒，痛飲一番。「生、末」也使得，此間已是。「小淨」酒保有麼？「小旦」青衣扮酒婆上。小婦當爐，不用店小二，亦妙。大抵此記專以洗套爲口。仙人留玉珮，學士解金貂。呀，各位相公。「小淨」有好酒麼？「小旦」有，細細琉璃碧，陳年琥珀紅。小店呵，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小淨譁介、小旦」請樓上坐，送熱酒上來。「下」「衆作登樓、丑斟酒介」

【大節高】【大勝樂】「衆」傾佳釀，盞內紅生。「紅生」二字亦尖新，若用駢句中更顯。小爐邊拚醉醒，長歌一曲梁州令。【節節高】風流性，詩酒情，花月興。及時管領繁華境，聲聲漏鼓無多剩。此夜燈前快傳觴，來朝舞雨渾難定。「末」小弟醉也，別了罷。「生」酒闌歌罷已三更，「末」醉眼看來月倍明。「小淨」寂寂平康朱戶掩，「生」教人何處覓嬌嬈？「末、小淨」請了。「生」李相公醉了，文豹，你可扶送歸去，我自步回也。「丑應」小淨、末同下、生弔場介」唉，李、趙二兄都去了，看天色空青懸翠釜，佳句，「翠釜」字尤奇。月華虛白漾水壺。蘇闌而寂，景都描盡。此時佳人才子，銷金帳中，沉香火底，無不淺斟低唱，共賞元宵。獨我于鵠，形影無依，徘徊中夜，怎生是好？方纔燈影中，遍邇紅妝，總無有解吾情者。天那，難道終無所遇了？既是薄命，你不該生我多情。

【東甌令】煞薄命，枉多情，腸斷東風少珮聲。良宵美夜多豪興，恨我偏孤另。空瞻星斗數殘更，誰與話綿藤？

【尾聲】這段緣難廝稱，巫雲夢影未分明，惟有清光照淚橫。「長歎介」行歌處處月明中，獨我牢愁鬱未通。罷，攜取梅花數升酒，醉尋江岸哭東風。一弔場無限深情，若□鑼鼓散，便是尋常看燈者。

第三折 西樓言志

蕭豪

〔旦淡妝上〕

【越調引・祝英臺近】夢初回，燈未燼，鶯噪綺牕曉。自照菱花，羞點翠眉小。謾教選伎徵歌，強爲歡暢。滿腔恨，有誰知道？朝朝淺淡粧，不競鉛華侈。太陽升輕霞，芙蓉出淥水。莫道人斷腸，每自銷魂死。風塵浪得名，淪落何時已？奴家姓穆，名麗華，字素微。居住西樓。原係良家，被鬻伎館。七歲能謳《桃葉》，十三善舞《柘枝》。曲曲連娟，爭呼昔日修眉史；纖纖束素，不減當年來夢兒。只是性厭鉛華，無奈填門車馬；心憐才雋，空誇滿壁圖書。唉，倘得援援，元願一音，此音願琴之挑，永遂當壻之願，吾事畢矣。看來再沒有一個，只有做《錦帆樂府》的于叔夜，是天下奇才。我日夜習其歌曲，心欲歸之，但不知邂逅何日？緣分有無？有慕色者，有慕才者，樂天之遇未屬奇也。今日托病謝客，不免把他歌曲，玩味一番。「做翻譜介」呀，是他做的《楚江情》，待我謄寫在

花牋上則個。「做口念手寫介」朝來翠袖涼，薰籠擁牀。昏沉睡醒眉倦揚，懶催鸚鵡喚梅香也。把朱門悄悄，羅帷漫張，一任他王孫駿馬嘶綠楊。夢鎖葳蕤，怕逐東風蕩。蜂兒鬧紙鳩，蝶兒過粉牆，怎解得咱情況？〔看箋沉吟介、老旦妓粧上〕

【桃柳爭春】輕粧恁嬌，特來探問鄰家，不知因甚病倒？元人曲只用直敘諧調，莫迓不文。奴家歌院劉楚楚便是。聞得穆家素微妹子有病，特來候問。妹子開了門。〔旦做開門接介〕噓喲，姐姐來也。

「老旦」妹妹，有什麼病？〔旦〕我沒有什麼病。「老旦」又來了！都說你有病在家，兩日不出門。「旦」這是不出門的病。「老旦」敢是害相思？〔旦〕那個是我看得上的？我去思想他！政爲碌碌風塵，無有解者。若提起相思，越教人斷腸矣。知解人少，便是解人。「老旦」我每行院人家，那裏認得真？只好隨花逐月的過日子。「旦」劉姐姐，

【越調·祝英臺】你只道少年場，花似錦，結隊逞妖嬈。歌繞畫梁，舞動香塵，管使座中魂銷。「老旦」今日烟花部中，還推你第一。「旦」多嬌，怕一朝春去，門前寶騎雕輪稀了，那時候誰肯憐顰惜笑？雖是這等說，你年當二八，政好風光。

【其二·換頭】你容貌，一似李師師，闊盼盼，不減舊蘇小。那更水映翠眸，山遠輕眉，果是素喉纏腰。「旦」怎奈應酬不暇，知己甚少。「老旦」你交好，無非詞苑名流，與那驕壇年少，怎拚捨西樓月夜花朝？〔旦〕劉姐姐，

【其三·換頭】你差了，那些流水行雲，豈是久常交？「老旦」畢竟什麼樣人？方稱得你意，比似有才無情，有情無才，總不入你眼了。「旦」唉，姐姐，那見有才的沒有情？惟真正才

人，方是情種。除是沈約宋玉，情種愁魔，方解我的根苗。「老旦」倘王孫公子，要娶你起來，你意下如何？「旦」兒曹，任他白璧黃金，一點芳心難討。漫無緣，可不空負了求鳳琴操！「末」扮家僮上「主命這差，蓋不繇已。我每池相國府中院子，俺三爺差我每去請穆素微陪酒。此間已是西樓，有人麼？「叩門介、內應」不在家裏。「末、丑怒介」前日請不動，三爺著惱得緊，陪酒了。「末、丑」既如此，我每去回覆了，但憑三爺。政是有心來漢水，無路入桃源。「下、旦」唉，耳邊這些聒噪聲，不知何日是了？好悶人也！

【其四・換頭】「老旦」聒噪，是誰家三兩青衣，促戴翠雲翹？「旦」那知我粉冷絮塵，脂凍桃花，不理舊時笙簫。「老旦」妹子，你這等洗脂謝粉，定有個心上人在那裏，不妨與我說知。「旦」唉，沒有。「老旦」難道沒有？「旦袖出譜介」只有做這《錦帆樂府》的于解元，未識其面，先慕其才，是真正情種。尚不知容貌若何？邂逅何日？「老旦」佳人才子，原是天生的配偶，只是王嬌達聘，虞姬嫁避，姻緣事非偶然也。「旦」在我也忒不偶然了些。「老旦」休焦，縱如當日虞姬，只是花星遲照。「旦」倘終身不得其人，便怎麼處？「嘆介」怕無成還被東風嘲笑。「老旦」這點真心，不知那于郎可消受得起？待我借這歌譜去看他如何才調？「旦」我有觀筆花牋在內，也是他做的《楚江情》，不可遺失了。「老旦」這個自然。「做袖譜介、旦」春絲未許降秦樓，「老旦」心事都從淚裏流。「老旦」繇來綠鬢易牽愁。